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 第二十回 農夫懷恨倡革命 婦女因仇起義團

朝鮮主權外漸，君臣猶在夢中。留雲浦上顯良農，立會倡言革命。日人姦淫婦女，天理所不能容。周氏二娘義氣生，要與日人拼命。一場來《西江月》敘罷，書接上回。上回書說的是那高麗國的審判權，全歸了日本人手。日本人得了審判權，就無所不為，就是犯什麼大罪，也靡有死罪。那高麗人少有一點罪過，就坐監下獄。日本人無論怎麼欺侮高麗人，高麗人不敢伸冤告狀，獨只為那審判官，全是日本人。要告狀也不能與他們爭理。所以那韓國人，一個個含冤負屈，無可如何，真是讓人聞之落淚呀。這且不再話下。

單說在平壤城裡，有一個開妓館的日本人，名叫奚谷鬆，是那三個日本賊的朋友，當日聽說他三人讓地風殺了，心中甚是懷不憤。後來打聽人說，將他三人是說張氏兄弟捉住他那三個朋友，於是想出個壞道來。他國的人會了十幾個，說道：「你們莫（沒）聽說咱國人，讓雷地風殺了三個嗎？」那些人說：「我們聽說，但不知是何人捉住的。」奚谷鬆說：「我原先也不知道是何人捉住的，後來聽人說，這城北有一個留雲浦，那處有一座落雁山，山北有張姓兄弟二人，將他們捉住的。要不著他們捉住，咱國人焉能被殺呢？我今天將你們請來，想要上那留雲浦，將那張讓、張達殺死，好解咱們心頭之恨。但是光聽人說，並不認識他們，這也是一樣難事。」內中有一個日本人說道：「我認的。他們前一日，我在他們手中買過皮子，我還知道他的住處呢。」奚谷鬆說道：「這更好了，咱們就殺他二人就是了。就是殺了他二人，咱們也不抵償，不相（像）原先審判權，在他們手中那個時候了。你們願意不願意？」那些人一齊說道：「很好，我們全都願意去。替咱們那三個朋友報仇。」奚谷鬆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去吧。」於是大家收拾收拾，也有帶手槍的，也有帶刀子的，也有帶二人奪的，一齊出了平壤，可就撲奔留雲浦走下來了。

好一個賊子名叫奚谷鬆，一心要替他朋友報冤橫。領著同人也有十幾個，一個個揚眉怒目賽毒蟲。齊說道：「今日去上留雲浦，找一找張讓、張達二弟兄。要能夠將他二人得在手，一定是扒皮吃肉挖眼睛。與咱那死去之人把仇報，解一解咱們心頭火一宗。」日賊徒一行說著一行走，眼前裡來到張氏那屯中。找著那張氏兄弟大門首，一齊闖進屋子要行那凶。偏趕上他們兄弟出了外，所以才未能遭在毒手中。眾賊子一見他們出了外，齊說道：「今天白走這一程。」那個說：「既來不要空回去，將他炮手窩棚用火轟。」賊子們說著說著點上火，忽啦啦刮刮刮大火照天紅。

眾鄰人一齊上前來救火，看見了日本人發愣怔。齊說道：「這火必是他們放，若不然他們到此為何情？」奚谷鬆一見鄰人來救火，當是那張氏兄弟轉回程。一齊的要上前去把手動，那鄰人個個嚇的戰兢兢。拿起腿來往回跑，眾賊子後邊追趕不放鬆。眾鄰人跑到家中門閉上，日賊人才知道不是他弟兄。說道：「是今日雖然未得（逮）住，等明日再來殺此人二名。」眾賊子一行說著回裡走，眼前裡來了張氏二弟兄。

話說張氏兄弟，這日正在山上打圍，忽然看見家中起火，急忙的抗（扛）起槍，就往家跑，中途路上與那些日本賊，見了對衝面，那個買過張讓兄弟的皮子那個日本人，一見他兄弟跑過來，說道：「這就是他們兩個，咱們還不下手，等待何時！」於是一齊抽出刀槍，望前就闖，可就不好了。

眾賊子一見他們眼氣紅，從腰間亮出刀槍要行兇。忽啦啦將他兄弟圍在內，扣手仗打的實在令人驚。他兄弟雖皆有槍不中用，而且那寡不敵眾是實情。那張讓、張達雖然是好漢，怎能夠敵擋日人數十名？況且說倉卒之間不防備，被賊人一齊打倒地流平。用刀子刺在他們心口上，可惜他兄弟二人喪殘生。眾賊子殺了張氏兄弟倆，將屍首扔在落雁山澗中。留雲浦眾賊殺死人兩個，一個個心滿意足回了城。

眾明公聽聽日本恨不恨？青天白日就殺了人二名。高麗人受這樣大冤無處語，尋思起讓人心中心甚難容。他國人所以受那日本氣，都只為國家無權那一宗。他國主權若不歸日本手，有冤屈怎的也不能無處鳴。咱中國主權若歸外人手，咱大伙也與高麗一般同。眾明公聽著此話怕不怕？這不是虛言假語來胡蒙。從今後好好把咱國權力保，才能受外國人他欺凌。你們要拿著此事當笑話，簡直的不如禽獸與畜生。非是我今日說話嘴兒冷，我是怕咱們性命被人坑。押下此事咱且不表，再把那農夫懷憤明一明。

話說那奚谷鬆等，把張氏兄弟殺了，回到平壤城裡。由此那些日本人，常上那留雲浦攪亂，無故的搶奪財物，姦淫婦女。騾馬牛羊，說拉去就拉去，買東西也不給錢，不賣還不中。莊稼在地裡，硬割著喂馬。種種的暴虐，令人實在不忍言啦。由此天長日久，也就惱了留雲浦中三個莊稼人。這三個莊稼人，一個叫周正，一個叫李得財，一個叫崔萬全。他三人家中，皆種著好幾十垧地，莊稼未割，就讓日本子先糟害了不少。耕田的牛馬，又讓他們牽去十幾匹。家中的婦女也不敢出門，一出門遇著日本人，就得不著好咧。他三人一看這事，是實在教人太也過不去，不得了告狀去，官又不與作主。遂會到了一塊，周正說道：「兄弟們哪，這日本人的欺侮，真是讓人受不了啦。咱們要還一味老實，何日能夠有頭呢？」李得財、崔萬全說道：「兄長有何方法，能使日本人不欺咱們呢？」周正說：「我倒有一個拙見，就是把咱們這村中，大大小小人家全請來，我這西廂房空著，又寬敞，將他們請來的時候，在我這廂房裡，大伙在一處議議。人多見識多，誰要有好道說出來，免去受日本的欺侮，豈不是咱大家的幸福嗎？」崔、李二人說道：「這條道不錯，咱們就這樣的辦法吧。」於是周正打咐幾個伙計，說：「你們去把咱屯中，各家的當家的請來。」

伙計去了不多一時，各家全叫來，到也有一百二十餘人。周正一齊讓到廂房，那些人一齊說道：「周正大爺把我們找來，有何話講？」周正說道：「無事不敢請諸位到此，只因為咱這屯中，屢次受日本人的欺侮。」眾人一聽「日本」二字，一齊發（開）口大罵。周正說：「你們先不要動怒，我尋思咱們受日本人的欺侮，伸冤無地，告狀無門，這個欺侮何日得了？所以把你們請來。大家在一家（起）商量商量，誰要有道，可以說上一說。」只見內裡出來一個老莊稼，名叫劉福慶，說道：「老夫有一條拙見，你們大伙願聞，聽我道來。」

劉福慶站在那邊開了聲，尊了聲：「老少爺們聽分明：日本人在咱國中行暴虐，無故的姦淫婦女胡亂行。好莊稼他們割著餵了馬，買東西不與錢來不與銅。到屯中無所不為財物搶，又奪取騾馬牛羊好畜牲。婦女們不敢出門把親串，恐怕是遇見他們來行兇。張氏兄弟被他們殺的苦，尋思起真是讓人痛傷情。雖有那天大冤枉無處訴，告狀去官也不與把理爭。這個國明明是咱高麗國，那權力全在日本人手中。日本人說怎就算怎樣的，咱國裡靡有一人敢出聲。咱大伙生在韓國為百姓，好比似下了地獄一般同。人家讓活著咱們不敢死，人家讓死咱們不敢生。死生權操在日本人的手，咱們有多少屈情無處控。依我看怎麼也是一個死，倒不如與他們把命去拼。他要是再上這裡行暴虐，咱們就要排傢伙把他攻。從今後就與他們硬對硬，再要來欺負咱就不中。咱大家立下一個雪恥會，老夫我就在這裡為頭領。老夫我今年六十有四歲，在陽間能有幾年壽祿星？要能使咱們不受日本氣，我就是死在九泉也心甘。你大伙全要像我這個樣，把那個『生死』二字一傍扔。如果是因為這個喪了命，倒算是男兒有志義氣橫。日本要知進退算拉倒，要不然我就與他把命拼。這就是老夫心中一拙見，你大家看看如何？可行不可行？」劉福慶說罷前後一些話，只聽那巴掌拍的如雷鳴。

話說那劉福慶說罷了一片言語，眾人一齊拍掌說道：「這個道對，咱們靡有別的方法，就得與他們對命。他們要怕死，咱們就能安然兩天。」劉福慶說：「你都要願意了？」眾人一齊說：「是願意。」福慶說：「你們既然願意，望後要跟日本人打仗，可要豁出命來。」眾人又說：「我們全豁出來了。劉大爺，你說怎辦就怎辦吧。」福慶一看，他們意思全成了，遂在周正廂房，立了一個農夫雪恥會，自己為會長，選了一百五十多年青有力的人，買了些子藥，預備下些個傢伙。那日本人一上他們屯中攪亂，那劉福慶他就著人破死命的去打。由是那日本輕易不敢上他那屯中去攪鬧了。押下此事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被日本吉田所害的那周忠兄弟三個，有一個姐姐，名喚二娘，許配於漢城孫光遠為妻。後來孫光遠因為漢城日本屢次為

亂，他夫妻就搬在平壤會賢莊，與那劉真生街東街西住著。那週二娘自從搬出漢城，因為道遠，十餘年也靡回去住家。心中常常掛念他三個兄弟。這一天聽人說，周忠們讓日本害了，二娘一聞這個凶信，就痛哭了一場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幾個兄弟讓日本人害了，我必與他們報仇才是。」又因日本人屢次各處好淫婦女，越發動觸二娘心中之怒，自己說道：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我們當婦女的，受這樣的冤枉，無處可訴，都不如哈（豁）上這個性命，與日本人對了。我想單絲不線，孤樹不林，我一人有多大本領，也不好乾甚，我不如將這屯中的婦女，連（聯）合到一處，在屯中那邊箕子廟內，立下一個婦女報仇會為妙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先連（聯）合了自己九個同心的女人，後又連（聯）合各家。

各家婦女一聽這個事情，無有一個不願意，遂都來到箕子廟內，那二娘等已經先在那裡等著呢。婦女一共到了一百八十餘人，就在那廟的西廊房，開了一個大會。只因這廟的西廊房是一個戲台，桌子椅凳俱備。自從那日本人時常作亂，就永久不在那裡唱戲。當日他們到了屋中，週二娘讓眾婦女們全部坐下，他自己走至舞台以上，對著大伙，可就講起話來了。

週二娘邁步上了舞台間，你看他滿臉帶笑開了言。尊了聲：「列位姊妹且洗耳，我今有幾句話兒陳面前。咱國裡君王無道賢臣少，遂把那國計民生扔一邊。他君臣但知朝端享富貴，那知道國政被那日本專。那國政歸了日人不要緊，最可惜咱們婦女受熬煎。白日裡不敢出門把親串，到夜晚宿在家中還膽寒。獨只為日人肆行淫婦女，一遇見他們就算犯了天。可歎那岳家姑嫂招污辱，落了個年青幼小染黃泉。這事情放在心中實難忍，又況且咱們全然是一般。淫他們焉知不把我們淫，到那時你看可憐不可憐。免死狐悲物且知傷其類，況咱們位列三才在人間。依我看怎麼也是難逃避，知何時他們攪亂到這邊？倒不如今日想個對付策，也省著天天害怕在家園。從今後立下這個復仇會，各人家把這心志堅一堅。把那個『日本』二字存心內，別讓他無故到此羞辱咱。倘若是他們到此行暴虐，咱們就豁出死命把他攔。要能夠除治日本人幾個，算是替岳家姑嫂報上冤。讓他們見著咱們不害怕，要因為此事死了也心甘。縱就是因為這個喪了命，社會上也是赫赫有威嚴。世上人雖活百歲也得死，這個死比著羞辱強萬千。這是我周氏二娘一拙見，你大伙看看完全不完全？」

週二娘說罷就把舞台下，又聽的那些婦女把話言。這個說：「這方法兒是很好。」那個說：「任死不受羞辱冤。」這個說：「治他要把錢來用，我哈（豁）出折賣首飾與簪環。」那個說：「要把日本趕出去，我情願日日曲膝叩老天。」這個說：「賣了衣服我情願。」那個說：「破了家業也心甘。」這個說：「任只挨冷不受氣。」那個說：「受餓也占了這個先。」正是他大伙伙說了氣話，又只見內中一人開了言。

話說那些婦女正然說氣話呢，只見內裡走出三十餘歲婦人說道：「我看咱們人心是很堅固，這個復仇會，算是能夠成立了。但是靡有頭行人，咱們還是得舉兩個頭行人才是。」

單說這個婦人，名叫李三姐，是那劉愛戴的表姊，素日與愛戴最知[心]。近後來聽說愛戴身死，他心中甚懷不平，想想要替他表姊報仇。當日聽週二娘說立報仇會，他就極力跟著提倡。當日說完了這一片話，那些婦女說道：「可也是呀。」遂公推週二娘為正會長，李三姐為副會長，將他們那會起了一個名，叫作婦女復仇會。這個會一成立，那日本人要到他們那屯中作亂，這些個婦女就首先反對。日本人看會賢莊的民氣甚凶，他們也不敢無故的去作亂了。那位爺說啦，高麗國地方最多，怎麼單道兩下的莊稼人婦女知道大義呢？但不知這個地方，都是侯元首報館感化的原因。若不然，他兩處那能這個樣子呢。

高麗國政治腐敗主權傾，他君臣猶且昏昏睡夢（朦）朧。日本人在他國中行暴虐，害的那韓國百姓好苦情。侯元首憂國憂民開報館，感動了留雲浦上眾良農。劉福慶義氣倡興雪恥會，領鄉人攻打日本眾賊丁。週二娘箕子廟內也立會，連（聯）合了無數婦女顯威風。自從這雪恥復仇兩會立，日本不敢無故把凶行。日本人不是不把烈[士]害怕，都因為人民不敢把他攻。為人的能夠哈[豁]出命不要，那賊徒也得稍微減減凶。論起來農人婦女最卑陋，還知道雪恥復仇把君忠。高麗人要是全能這個樣，他們的江山土地那能扔？留雲浦農夫知道忠君義，會賢莊婦女曉得愛國誠。這也算高麗國中一特色，看起來農夫婦女那可輕。這都是侯弼報館化的廣，開報館這個功效了不成。韓國裡要能多有幾個報館，未必不是開化民智第一宗。莊稼人看能全能知大義，為甚麼動不動與他把門封？說是禁報館就能把禍免，這個話糊弄傻子許能行。